

結 婚

馬 烽 等 著

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

結 婚

馬 烽 等 著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三 年 • 北 京

總175 單93 32開 152定價頁

結 婚

馬 烽 等 著

* 版權所有 *

一九五三年二月北京初版

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華聯合組織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京1—50000

定價4,200元

本書出版說明

這個集子，選輯六個關於婚姻問題的優秀短篇小說，是爲配合貫徹婚姻法運動而出版的。其中除馬烽的『結婚』係根據『人民日報』柳溪的『喜事』係根據『人民文學』發表者外，谷峪的『強扭的瓜不甜』、韶華的『兒女們自己的事』兩篇，是根據新文藝出版社的『強扭的瓜不甜』，王玉胡的『阿合買提與帕格牙』是根據『新觀察叢書』的單行本，王安友的『李二嫂改嫁』是根據華東人民出版社的單行本選出，並略加校訂，添了一些必要的註解而編成的。

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

一九五三年一月

目次

結婚·····	馬烽(一)
喜事·····	柳溪(八)
強扭的瓜不甜·····	谷峪(九)
兒女們自己的事·····	韶華(三五)
阿合買提與帕格牙·····	王玉胡(五)
李二嫂改嫁·····	王安友(七)

結婚

馬烽

清水莊青年團支部書記田春生，一夜醒來四次，急着要到區上領結婚證。天還不大明就起來了，吃完飯，換了件白洋布小褂，急急忙忙就起身。走出村子的時候，太陽剛才出山。

田春生的對象叫楊小青，是柳林村勞動英雄楊萬有的閨女，比春生小三歲，今年沒零沒整二十歲了。柳林村離清水莊二十里地，春生和小青以往誰也沒見過誰，去年春節，全區村劇團比賽的時候才認識，一認識就戀愛上了，兩個人經常書來信往，很快就成功了。

兩家的大人們，聽到這事都很高興。說起來也真巧，春生爹和楊萬有老漢也認識。七、八年以前，兩個人因為繳不起租子，被各家的地主用二指寬的條條送到看守所的黑房子裏，一塊住過半個多月。沒想到新社會裏他們變成親家，都催着快快辦這喜事。可是這喜事已經鬧上够一年了，到如今還沒辦成。

去年夏收以後，本來已經說好要結婚了。春生全家忙着籌辦喜事：又是修房子，又是做被褥……什麼都準備齊全了，日子也挑定了，可是忽然小青捎來封信，說是結婚的日子要往後推。春生急忙跑到柳林村，找小青問原由。小青說：「縣裏最近辦了個「婦嬰衛生訓練班」，村裏和區上都同意我去學習。你覺得怎樣？」春生沒有攔阻，他笑說：

「這是學習爲人民服務的本事，我不能耽誤你的前途，我同意！」就這樣把件事擱過了，老兩口空喜歡了一場。小青學習完回來的時候，已經到冬天了，老兩口又催兒子快快抓緊時機辦喜事。春生去找小青談判，小青說：『看你急得！我剛學習回來，村裏婦嬰衛生工作還沒開展，忙着就鬧個人問題，羣衆影響多不好！我想過了舊曆年再……』春生沒等她說完就笑着說：『我太個人主義了，我同意你的意見。』

一過舊曆年，春耕準備工作就開始了。今年是大生產運動年，青年團的中心任務也是領導青年加緊生產。春生又是青年團支部書記，又是互助組小組長，發動大家選種啦，買新式農具啦，打井啦，植樹啦，工作一大堆，每天從明忙到黑，結婚的事連想都顧不上想了。只有他娘有時候還說兩句：『這可拖到什麼年月啊！好我的小祖宗們咧！』現在，春耕已經結束了，離麥收還有半月二十天的工夫，老兩口又三番五次催兒子。昨天下午，春生去柳林村跑了一趟，和小青談了老半天。起初小青說：『再過個把月，等麥收以後不好嗎？現在急急忙忙的。』可是架不住春生左說右說，最後小青才笑着說：『你這個人呀！真是……好，由你吧！』就這樣算是確定了。他倆約好今天到區公所碰頭，不管颳風下雨，不見不散。

田春生出了村子順着大路往前走。路兩旁是一行行整齊的小樹，這是清明節那天，他領導全村青年們栽的。他心裏想：再過十年，這些樹不知會長得多麼高大呢……前邊拐彎的地方，有十幾棵小楊柳，有一棵歪歪斜斜的快倒了，大概是被大車掛的。

春生緊走幾步過去，把它扶正，又用腳壅了些土埋實。他看到這些小楊柳，心裏就有說不出來的一股熱勁。這些楊柳栽子，是他親自從柳林村揀回來的。那天，小青笑着對他說：『你可要保證都栽活啊！』春生也笑着說：『這是從你家樹上砍下來的，一定願意到我們村裏去活！』說得小青咯咯地笑了。

小青可愛笑哩！笑聲又響又脆，笑起來和敲鈴差不多，春生從來也沒見她惱過，她好像心裏連一點憂愁的影子也沒有。她紅撲撲的圓臉上，長着一對閃閃發光的大眼睛，春生一看見那兩隻大眼，就想起黑夜裏汽車前頭的那兩盞燈，照的人心裏都亮了。

春生邊走邊想：小青這時大概也正往區上走咧，用不了晌午頭，就能够看到小青了，兩個人在那鮮紅的結婚證上把手印一按……春生想到以後的生活不由得偷偷地笑了。正在這時，忽聽得前邊『嗶——叭叭，嗶——叭叭』的叫喊聲。忙抬頭一看，只見一輛三套膠皮輪大車陷在泥坑裏了。車上滿載着一車貨物：有木箱子，有麻袋，壘得像座小山。趕車的拼命甩鞭子，拼命叫喊。牲口渾身都淌汗了，鼻孔裏噴着粗氣，好像拉風箱一樣。蹄子把路都刨成了坑，車却一動也不動。春生跑過去幫着趕了半天，仍然一點事也不頂。趕車的一面咒罵牲口，一面又恨恨地甩了幾鞭子，轅轡前腿一打彎，索性臥到稀泥裏了。趕車的把鞭子往地下一丟，氣得蹲在路旁了。春生搓着手上的泥問道：

『這是從哪裏拉的貨？』

『從區上拉的慰勞品呀，往車站送咧！』趕車的用袖子揩揩頭上的汗，着急地說：

『今天各區都要送到，下午就裝火車往朝鮮送，還有八十里路咧！這，這，真倒霉！』春生一聽這是羣衆慰勞志願軍的禮物，知道耽誤不得。他家也送了，還有他親手寫的慰問信。小青也送了兩個綉着字的慰問袋。春生重新到車跟前仔細看看，對車夫說：『前天這裏雨下的大，你看稀泥把車輪吸住了，車又重，我看只有把貨卸下來，先把空車拉出來，再把貨裝上。來來來，我幫你！』

趕車的看了看春生，高興地說：

『哦！就得那麼辦哩！可是兩個人弄得慢，你沒緊要事嗎？』

春生想起他和小青的約定了，可是他說：『沒關係！天不早啦，你快解繩子吧。』他爬到車上就卸，心裏想着這一車慰勞品比結婚證更重要，這是三十萬人民的心，可別誤了裝火車的時間。

路上過來兩個年青婦女，春生向她們說：『喂！幫幫忙吧，這是送給咱志願軍的慰勞品啊！』兩個婦女一聽說是這麼回事，其中也有她們送的，連忙過來幫着搬。後來又過來幾個走路的人，春生把他們都叫住，大家七手八腳把車上的東西卸下來，費了很大勁，才把空車拉出泥坑。大夥又幫着把慰勞品裝到車上，細綁結實，這時已經是快晌午的時候了。趕車的長出了一口氣，笑着說：

『可算是過了一關，要不是大夥，準誤下大事哩！』又回頭問春生說：『你是哪個村的？可要謝謝你啦！』

春生擦着頭上的汗水說：

『你快趕上走吧，時光不早了！』

春生看着趕車的把鞭子一甩，大車朝北走了，他才往區公所走。這裏離百合鎮還有十五里地，他急急忙忙邁開大步走着，心裏着急，好像太陽也比平時走得快多了。他想：小青一定已經到區公所了，小青一定急得等他，說不定小青抱怨他走得慢呢？春生恨不得長個翅膀飛到百合鎮，他像小跑一樣趕路，太陽像一團火，春生的心也像一團火，一陣緊跑，利民河已經出現在前面了。這是去年才挖下的新河。黃色河堤像一條低的土牆。春生知道又把十里地走完了，站到橋上，就能望見百合鎮了，心裏想着小青，更加快了腳步。他想：再用不了半炷香工夫，就能見到小青了。大紅耀眼的結婚證，就能拿到手裏……爬上了河堤，剛到橋跟前，忽見從對面慌慌急急跑來一個人，又見後邊有幾個人追趕，大聲叫喊：

『不要放跑！特務！特務！』

春生心裏一驚，兩手往開一伸，就撲過去。那個人剛走到橋那頭，一見有人攔住了，回身就順河堤往南跑，春生拔腿就隨後追。這時正是晌午頭上，種地的人都回家了，特務放大了膽子，死命奔跑。春生用盡了全身氣力，緊緊追趕。特務回身扔來個什麼東西，並且大叫道：『看手榴彈！』春生連理也沒理，仍然不鬆一口氣地追。頭上的汗水流到了眼裏，漬的眼珠子發疼，他用袖子擦了一把，一直追了五六里遠。看看快追上了，只

差十幾步了，五六步了……却不料忽然摔了一跤，左腳上的鞋子掉了。他也顧不得穿，連忙爬起來，赤着一隻腳追趕，一面大聲喊叫：『抓特務！抓特務！』

遠處地裏還有幾個沒收工的人，拿着鋤頭也追趕起來了。又追了一氣，前邊有個放羊的，聽到有人叫抓特務，拿着羊鏟迎頭跑過來。那個特務看看架勢不妙，從斜刺裏撲上河堤，春生追上河堤的時候，特務已經跳到河裏了。河水深到半腰間，特務一面過河，一面回過頭來喘着氣說道：

『咱們遠日無仇，近，近……日無冤，你，老，老哥……』

春生回頭看了看，後邊的人還沒追上來，眼看特務已經走到河心了。這時春生什麼也顧不得了，一撲也跳到了河裏，三撲兩撲就撲到了特務跟前，兩個人就打起來了。特務一口就咬住了春生的耳朵，並且把他按在水裏。春生疼得剛一叫喊，猛然喝了兩口水，鼻子裏一股辣辣的味，直沖腦子。但他抓住特務的手死死不放。正在這時，後邊的那一夥人和放羊的都追上來了，大家一齊跳下河裏，才把特務抓住。

春生被扶到河岸上，渾身變成落湯雞了，坐在地上一口接一口地喘氣。耳朵也被咬破了，血順着脖子流下來，把特務結婚穿的白小褂染紅了一片。左腳也割破了，又經水一浸，疼得像針扎一樣。大夥七手八腳把特務結結實實地捆起來了，都問他怎樣，春生搖了搖頭說：『不要緊！』只問他們是哪個村的，怎麼把特務跑了。起先追的那兩個人告訴他說：他們是清水鎮的，在地裏澆水完了，正往回走，看見這個特務割電線，他們就連忙追趕。……

大夥商議着把這個特務快送到區上去。春生這時想起了自己的事，想起了小青還在區上等着哩！他猛地站起來，只含含糊糊說了一句：「好，你們押着送那狗日的吧，我還有點要事咧！」說完就走了，弄得衆人都莫名其妙。

他在半路上撿上丟了的鞋子，一口氣急走到了百合鎮。這時衣服已乾了，耳朵上的血也不流了。他跑到區公所，第一句就問：「柳林村一個女的，叫楊小青的，來過沒有？」

區上的人驚訝地說：「楊小青？沒有來呀！你怎麼弄成這個樣子的？」

春生一聽可生氣了，二話沒說，扭頭就走。他滿以爲小青早已來了，一定等的不耐煩，誰知連來都沒來。難道這回又有了什麼變卦，不能結婚了？剛出了區公所的大門，小青走得滿頭大汗的來了。她笑嘻嘻地說：「你一定等急了吧？我一早就起來，剛要走，湊巧一個婦女要生小孩，我就去給人家接生。好容易才弄完。我怕你在區上等的着急，趕緊就跑。你怎把衣裳弄這麼髒哩？啊？血？……」

春生一聽小青也是爲了人民的事就攔了，哪裏還生氣，連忙笑着說道：「我也是剛到，」就把他路上遇的事說起來。這時區公所的人也出來，圍住他十分注意地聽着。正說間，押特務的來了。那些人一見春生和一個女的在一塊親熱的樣子，才知道他急急忙忙跑的原因。小青這時捺不住她的熱情了，一下就撲過來拉住春生的手，半天說不出話來；可是她那雙大眼睛好像說：

「你真可愛啊！」

喜事

柳溪

一

陳撼宇這麼大歲數，長了滿臉鬍子，還總愛哼個小調，什麼新歌只要在電台上一廣播，他聽不了幾遍保準能學會。人們都管他叫『老年青』。

他包乘了一台漂亮的火車頭，他是全國節煤第一的〇五六一五二七機車包乘組的司機長。這機車佔住了他的整個心身，只要一想起或是一看見他的車，他就樂的咂着嘴唇，兩道墨黑的眉毛稍稍地彎下來，放亮的眼睛睜縫着。

可是，他今兒個有些變了，不哼小調也不眯着眼笑了。晚七點的汽笛啾啾地拉過去時，他就不聲不響的換下工作服，往家裏走了。

穿過了七八道鐵軌，走出了月台，鐵絲網那邊，隔着條小河，就是他的宿舍。

他跟老伴兒就住在第一排的紅磚房子裏。他把自己戴的鴨嘴帽往下一拉，快走了幾步，進了家門。老伴兒正在大櫃前邊拾掇零碎，閨女春娥大概也才下工，連制服還沒換下來就動手切起菜來了。他衝着牆上貼的那幅『工廠即是戰場』的宣傳畫躺下來，心裏還是忘不了那件事：『全國節煤第一的好車，明後天就讓外站調走了。』

老伴兒偷着瞧了他一眼，心裏有點納悶。她守着他大半輩子，他有什麼脾氣還不知道？只要看着他心裏有事，你就千萬別在他臉前忙這忙那的，更不能拿話去碰撞他。可是春娥不管這不顧那，衝着爹的後脊梁就給了幾句：

『你爲什麼難過呀，爹？哼！剛才在會上你還說的那麼好聽，你忘了人們怎麼給你鼓掌啦？這麼一會，你就翻悔了！』

爹一骨碌坐起來，看着女兒，本想生氣，却又軟下來：

『誰翻悔了？』

『你，你唄！』

她把腦袋歪着，小辮子搭在肩膀上。娘在一邊小聲說：

『娥子，快忙切你的菜去吧！』

可是閨女反倒不切菜了。擦了擦手，索性坐在爹跟前。

『爹，你得想開點，想遠點。我在工人業餘學校裏學了咱們中國的地理，你知道咱中國多大呀！鐵路多遠啊！這還不够，還得修哪！』

陳頭兒看着閨女那水靈靈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神氣，覺着怪疼人的，就靠在牆上，一隻手支着下巴頰，一隻手托着另一隻的胳膊肘，像聽講笑話似地聽起來。

『咱們有多少大城市、小城市，還有那麼多鄉村，簡直數也數不過來呀！這麼些個地方，要靠咱的鐵路把它連起來呀！這一回，上級要調動機車，就是爲了容易調撥，加

強運輸，這不是挺好嗎？這是咱們國家的措施呀……」

爹不再笑了，他這才聽出來女兒不是給他講地理，是給他搞通思想呢。就把兩道黑眉毛一皺，說：

『得了，得了，閨女，這些道理我可不比你知道的少！』

春娥也有點膽怯，可並不示弱，還是拿話頂他：

『光懂得道理算啥，要做實際事兒！』

娘把閨女拽走了，小聲的對她耳根說：

『歇歇吧，上了一天班還不累嗎？我的小姑娘奶奶呀……』

娘把飯收拾好，大夥圍着桌子吃起來。爹剛夾了一塊年上醃的鹹臘肉，放在嘴裏有滋有味地嚼着，春娥就又提起剛才那回事來：

『爹，咱這機車還有我一份哪，換出去我不難過，也不心痛，我覺着光榮！』

爹忽然大聲地笑起來，隨後很快的扒拉了幾口飯，拉着長嗓門說：

『得啦，我們父女倆在家裏還開檢討會嗎？用你娘常說的一句話：「十月懷胎，娘身上的一塊肉，這一走遠了，總覺着心裏丟了點子什麼似的！」就是這，沒有別的呀！』

這一說，春娥可就不言語了，低下頭只顧吃飯。

原來春娥快要結婚了。

這幾天，娘心裏也有股說不出的味道，不是完全難過，可又不盡是高興。有什麼呢？女婿，她親眼見過，好人品，怪精靈的孩子，過去幹的是司爐，跟女兒現在做的工作一樣，如今考上了副司機。連那些老司機們也都說是一個好把式。春娥跟他是一個業餘文化班裏學習，兩個人自己戀愛上了，這不是挺好嗎？當爹娘的將來準不會落埋怨。娥子的公公也是個老司機，跟春娥她爹是老交情。雖說兩家離着一百幾十公里遠，未免是美中不足，可是，幹鐵路工作的人，拿着遠近也不大當回事，坐上火車，幾個鐘頭就到了。那麼，當娘的還有什麼放心不下的呢？可是，到底是十月懷胎，娘身上的一塊肉，這一走還嘆，總覺着心裏丟了點子什麼似的。

晚上，陳頭平躺在床上，睜着兩隻大眼，沒有說話，可也沒有睡着。身邊躺着的他的老伴兒，也沒有睡着。

他翻一個身，不知怎麼說了這麼句話：

『要遇見有出息的人就好啦，它就不會抱屈啦！』

娘誤會了：『那孩子你不也見過嗎？不是挺有出息的嗎？』

爹有點暴躁：『你知道什麼！我說的跟你想的不是一碼子事！』

春娥在對面另一隻單人床上呼呼地打着鼾聲，娘下了床，給她把被子往上拉了拉，把那兩隻放肆的粗胳膊也蓋好了。女兒却說開了夢話：

『你推我幹什麼？別小看咱，新中國解放的我，你司機我司爐，咱們一個包乘組！』

說着說着呵呵地樂了。

爹跟娘也全都樂了，爹說：

『他們倆倒真是一對！』

娘說：『那你還惦念她幹什麼？』

二

陳撼宇早晨起來，走到段上，正好拉上班笛。一走進機務段大院，他就聽見包乘組的人一邊擦着車，一邊唱着歌，樂得跟往常有點不一樣。再一看，今天人倒多了。凡是沒跑外站的弟兄，都到齊了。

司爐陶金印把自己家裏漆桌椅板凳的油漆也拿來了，正在爐門上收拾。幾個青年工人用勁地鏟着油泥，腦瓜皮上冒着汗珠，還一邊講說着朝鮮戰地司機英勇的故事。

看着這情形，陳頭兒心裏有點慚愧，想道：『夜裏睡着得晚，起來晚啦，叫他們多幹了半天……』走到機車大輪那兒蹲下來就幹活。陶金印說：『陳頭兒，你知道不，電台上可又播送新歌了，咱們車上都學會了，就剩你啦！』

陳頭兒笑了笑說：『好哇，那我就成了落後分子了唄！』又問道：『怎麼今兒來了這麼多人？』

一個老工人說：『怎麼不來？這是咱們的大喜事呀！咱這個「閨女」出嫁，要給它